

孔子家语疏证

孔子家語疏證卷三

蘄水陳士珂輯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
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
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
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于是粥于是以
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
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

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
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養之臣請與往
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
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
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
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
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
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
孔子曰敬奉敎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

蓋三千焉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

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

其將死也

杜注二十四年孟僖子卒

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

杜注僖子卒時孔子年三

十五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

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莫余敢侮饁于是鬻于是以餬余曰其共也如是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哉若舊沒必屬說與何忌
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春秋傳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
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
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
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
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
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
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于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聖訓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
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患其禍將大勿謂不
聞神將伺人僇僇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
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
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
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
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
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入皆趨彼我
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

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

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
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
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
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或惑我獨不徙內藏
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
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近事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
豈以口遇禍哉

說苑敬慎篇

林

林

林

林

林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
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
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
則道不可以忘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
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難行
也老曰夫說者流于聽言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
道不可委矣

說苑反質篇

明

以

蓋

不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矣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于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

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
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
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
不遷怒不淡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
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
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疋夫不怒
唯以亾其身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
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
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難
不悚敷奏其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
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

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賓禮禮以賓辭是謂難焉眾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

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貫位不善不侮不
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
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
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
苟利于民廉于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
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
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
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